箋註蒙求校本

下

萩圖書館
453
.1

故文學士鮎谷五郎氏之所持本

鮎谷万吉氏寄贈

453
1
790

矢野藏書

列傳
四十
一

佐二本玷標疏

四詩毛詩齊詩魯詩韓詩申公作魯詩

溫和雅正　寬博有餘也是服虔解醞藉二字優于師古說箋誤夾溫雅下蘊醞通用五十兼五倫十起註可證

獻八月新熟酒而祭曰酎

猛張騫之孫

師古曰懸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懸車蓋亦古法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岡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渠。（師古云、石渠閣名、校秘書於此閣、）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服虔云、寬博有餘也、）有醞藉。（師古云、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於齊潔、不得入廟祠、）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

列傳十九

經書讖書

上東洛陽城東面北頭門

拒關之關活字

文王云云尚書無逸文

參封縣名

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于澤室犯齋注）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遁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城門校尉、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謂之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據百官志當作中東門、下同）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槃樂也）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惲再遷長沙太守）

列傳三十八

謝承以下本傳註文

彭城靖王明帝子

列傳二十九張湯傳附之

張湯巧詆上卷六十二葉

元鼎四年幸河東汾陰所亡盍郊祀之書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録囚徒省録之、知情狀有冤滯與不也）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隷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漢書）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使匠造車）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門扇也）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謂任子）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書中給事）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云識記也）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列傳二十七

紡以車績以指擊劔索隱引呂氏春秋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横之術藺相如見四十三葉廉頗負荊注中巻二十八葉文君當壚注併見通邛筰本相如所建議也巴蜀吏獻幣物於相如相如因令副使馳傳車先入邛筰賜此幣物彼君長得財而喜則無勞下略定

上寄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太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師古云弋黒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劔（師古云以劔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小字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訾爲郎（師古云訾與資通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爲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爲郎邛筰君長（邛筰西南夷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爲内臣妾請吏比南夷拜

蓋欲己所建議之速成立功也

列傳三十四

据本傳當削武帝二字作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復返也傳券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券不復之間略以字

終軍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　建節出關炤步入關　南越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相如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導路也）蜀人以爲寵（爲榮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晩（師古云尚猶配也）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冉駹斯榆皆西南夷）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爲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云繻符也書帛裂而分）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識其面）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

雜篇讓王篇

與漢和親廼遣軍說其王欲令入朝軍因自請受纓

本傳內屬下曰天子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鎮撫之

終始之終非指其姓

東西南北各一丈

編蓬爲戸

二室皆以甕爲牖或曰牖之圓如甕口

軒曲輈大夫以上車也載物之車直輈無兩旁壁

上林賦華楓枰櫨註華皮可以爲

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纓冠系也、師古云、言如羈馬也、）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朝收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周廻也、方丈曰堵、）茨以生草蓬戸不完桑以爲樞（屈桑條爲戸樞、）而甕牖二室（林注云、以破甕爲牖、夫妻各一室、）褐以爲塞（以褐衣塞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弦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中紺色衣、白色衣爲表、）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縰履（華冠以華木皮爲冠也、縰履足跟不正躡履也、言其遽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卻退之貌、）

致思篇

列傳三十一

索邦訓珂婆

縱履曳其履也

學士年長者謂先生

戰敗爲俘虜者事仇爲臣妾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故贖之者得受金于公府

納賄曰贓

璣珠之不圓者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以貨易之也、）皆取金於府（魯君之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子貢出私金贖之不取公府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身之廉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注云、簿文記也、）詔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吳世家

上國即中國

故墓叶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爲魯相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列傳四十三

列傳三十七

蕃廣既見

黃瓊見上卷三十八葉黃琬對日注

瓊歸葬故知己者不及葬徃徃弔會于喪主之家穉獨祭墓不見喪主

稼穡應前耕稼

林宗蓋廬于墓側

豫章屬揚州故曰南州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諸公所辟雖不就以爲知己有死喪負笈赴弔）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茅容能言語者）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顛仆維繫也以喩時衰敗栖栖猶皇皇也）及林宗有母憂徃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

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不任職玄成遂構成雲罪下獄終元帝世廢錮

龍逄板出二十一葉　未知何如其意謂不異于殷紂之朝

得已言不至罪死

（倜儻解、見于郤詵一枝注）當世高之擧方正爲槐里令坐廢錮（廢錮、禁錮也。解見于謝安高潔注）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素空也。尸位、不擧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德不稱官空當食祿）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云、尚方作供御器物、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云、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云、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不復仕

列傳十九

史魚黜殯三十八葉汲黯開倉四十葉

元帝之后王莽之姑　隈囂據隴右公孫述據蜀

秉穗録云北齊書文襄書有致扶輪之效語蓋載扶輪斷鞅事書李瀚時尚存而子光時亡　玷按高潔公忠坎壈蹇剝之類李氏概其爲人命之標題則子光無說猶之可也非熊狼抗忌鵬畏蟻雞黍斷鞅之類娓娓究之至于扶輪荊釵等則不下一語今本

列傳六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直哉子魚。汲黯好直諫、時人稱汲直）平帝時擧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惡害對策文）建武七年徴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注云、軔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辭曰、軔止輪木也）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斷馬鞅、所以止車也。題曰斷鞅、是李瀚所取也。但不詳所出書耳）剛轉作綱（以斷馬鞅事本傳不載。剛作綱、人疑別有申屠綱者、故辨之云、剛轉作綱、非別人也）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拜

列傳五十四

恐非子光之舊　衛玠三出　結髮爲兩角　見者不意逢見觀者闐姿容而出觀　敦鯤數見　王弼字輔嗣十九葉何晏神伏注併見　晉東遷故稱魏爲中朝　江表江東也　精微之微謂道家之言　末猶後　正始指王弼時七賢與本文沒交涉何等狂妄　絶倒猶神伏也此後王平子果絶倒可謂奇矣　東晉元帝即位于建鄴故稱京師

太子洗馬（洗馬解見于四至注）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鎭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此以樂喩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有竹林七賢此云正始音謂七賢遺風也）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絶倒解見于平子絶倒注）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彼非故爾是不及也其至於此不亦宜乎）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彼來相干內省無惡其非在彼我不必校）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爽不群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年二十七）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

説林篇

會稽霞舉上卷三十七葉　恭與桓玄等舉兵反安帝命道子討之

見幾而作者明于事機之會　箋註蛇足

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謂如漑新出水也）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氅折羽爲衣也）孟昶窺見曰此眞神仙中人也恭爲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仭有水（掘地一仭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卷十三

建本篇

日記故事云頭痛（如割）

魏志。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解見于荀勗音律注、）五六歳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頼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事木像如生、）蘭婦誤以火燒母面。（一說、戯燒之、）應時髪落如割。（蘭妻、得即報、）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他日前日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兪。

魏世家

雞籠山亦前日孫策經營中之物故望之曰伯符有天下之志業不遂而没可悲夫其意謂諸人欲折我亦猶伯符志不遂耳或曰可對我者特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哉此見其豪爽以蔑視諸人所以竟坐不得談也拄頰望山盖見其態玷按世説王子猷不答桓車騎之問亦以笏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一般情態田子方既見中卷孔伋緼袍注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晉陳逵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擊下車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黄向訪主　陳寔遺盗

列傳五十二

陳寔再出　都亭
在洛陽

平心謂無私于好
憎　物猶人

習以性成尚書太
甲文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甞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爲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行部吏慮有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乎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以與與通）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列傳二十二

制衰麻而服之者
數百人共議立碑

盧里地名
蒼頭解見上卷五
十九葉董宣強項
疏

公銅翁叶
原鹿縣名　管仲
相齊故稱管仲爲
相君　臘日冬至
後第三戊字義見
中卷四十七葉虞
延刻期疏　本傳
註竈神名禪字子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据爾雅則婦當作妻而夫配曰婦則妻亦得通稱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光烈光武之后）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

列傳十賈謐傳

郭衣黃衣被髮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賈充爲司空中巻三十九葉潘岳望塵注併見

寤寐思服壽事發白

司空之寮屬

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眞。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内門也、刻爲連鎖文以青塗之、本天子制也、蓋充得賜）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

外戚傳

靖諡

嫗老婦之稱爲老婦見悅着所贈帽不爲恥所以爲達

母儀傳

醪汁滓合之酒詳說引三略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標題本此

升分詳說本作并分菽粒本兩片并合今分其并合者一人食半粒

子發使人請粮于王因問其母其母聞使者之言而知之

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帝皇后）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齒次列也）晩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子發楚將也）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豢黍粱。（食草曰芻、謂牛羊、食穀曰豢、謂犬豕）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注灌也）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謂出力、異

卷十三

醇不澆酒也
羊祜鎮南夏事見
上卷二十葉
楚圍宋城中急宋
華元夜入楚師見
子反曰敝邑易子
而食析骸以爨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退三十里
盟曰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公羊傳子
反曰吾亦有七日
粮爾將去而歸
求細利謂侵掠
如此指保分界不

日有獻一囊糗精者（糗精ハ乾飯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爲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爲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吳人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事見于宣十五年公羊傳）抗每告其戍曰（戍ハ邊戍也）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我境内民皆歸於彼德）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

列傳四十八

爲暴
我爲暴無傷害於
祜
建興愍帝年號按
當作永興討華軼
事在建興前懷帝
永嘉五年洛陽陷
琅邪王睿等奉秦
王業移檄四方江
州刺史華軼不從
其命睿遣兵討之

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我爲暴盗彰彼之德於彼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荆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顗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ハ偉康）丁潭世康（字ハ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爲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印龜ハ印鈕也諸侯王黃金印槖佗鈕列侯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顗爲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墮地（以石擲之其鳥墮地）民爭取之即爲一圓石顗令搥破之得一金印（石中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顗字智伯常山人漢靈

卷二十六

列傳四十一

齊王芳見世系

晉宣數見

殊類即胡狄

民居曰落落絡也
邑落曰聚

帝時。爲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克任也言年雖老猶勝任事心志強壯也）書喩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之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歳荒字既數見至
此加註狼狽甚
張敏蒙求不載魯
恭馴雉上卷四十
一葉
徙關事詳于上卷
五十葉

酷吏傳

剽字亦數見　上
指武帝　穰氏史
漢共無註　甯成
乳虎上卷五葉
如掩殺之掩按史
漢此時罪繫二百
餘人其昆弟私入
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縱一切捕鞫以
無罪昆弟爲解脱
桎梏者合殺四百
餘人　趙禹廣裾

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鄕。潛居山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少習韓詩教授諸生）歳荒。（四穀不升曰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拾橡實以自資。（資給也）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剽劫也）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母）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爲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鞫。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云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後以廢格沮事棄市。

酷吏傳

酷吏傳

列傳五十二

昭二十八年

二十九葉張湯見上帝令楊可主告緡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公事

太守下有都尉都尉下有令與河東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而由弃市

與司空張敏同名異人

委烏賄切委頓俗語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因氏焉）景帝時爲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皐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閑嫻也）博學有文章父收爲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容貌甚醜惡）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委頓謂挫傷折壞也）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鄭然明惡容貌醜）欲觀叔向（素聞叔向）賢德從使之收器者而往（杜注云隨使令應飲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鬷明發言有致）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杜注云賈國大夫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杜注云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不可以無之）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雍也篇

中卷

卷八

常居況言衣食俸養所處言宅地終身以下高士傳所不載宜删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文學）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朐縣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

列傳六張華傳

長房詳于十七葉

婦人帶囊

斗牛吳越分野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求寄載於竺所乘車）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星象也）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事見于季札挂劍注）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耶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張華台坼二十一葉

星東西定轉者爲經南北動移者爲緯

繫墓言所自佩之劍張華死後世定而後當遣其家不然則至華受禍時雙劍共爲他人有

干將莫耶劍工夫婦名見吳越春秋

華誅後其劍沈延平津

卷十八

王祥見下

王覽友弟上卷二十二葉

奕累也

史記孔子於楚事老萊子孔叢子子思見老萊子姓纂云老萊複姓

卷上

孝行下脫聞字

詳說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

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黄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耎易斷也）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荊蘭當作斑斕字誤也或為書荊蘭衣非是）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斑斕色雜也）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黄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傳）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文苑傳

道家之學術雙童叶

列傳三

王覽友弟注併見

在上曰幕

鯉躍雀入誠孝感動於天所致

世說作家有一李樹

王祥守柰　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柰果名見于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

列傳二十九周磐傳附

列傳十四

仕魏遷太尉晉武時拜太保

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不就。（不能遠離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甘赤者酸）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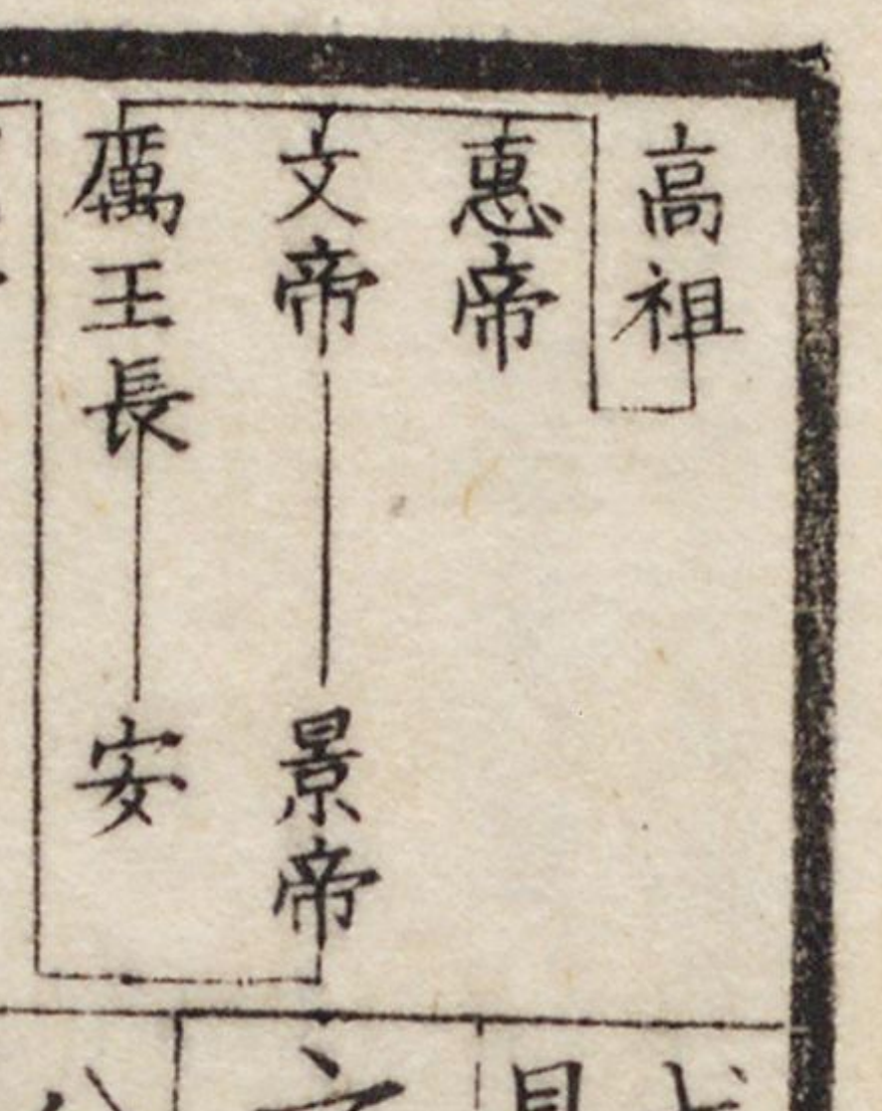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弋獵解見于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篇。（內書二十一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八卷、亦不傳、）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金銀也、煉丹砂為金銀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云、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云、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謂解說之、如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事詳于本傳、）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寢通作侵、短小醜惡曰寢、）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閣。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得讀秘書、）及賦成。

文苑傳



武安侯田蚡謂安曰。上無太子。王高帝孫。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王喜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益治攻戰具。公孫弘疑其有畔逆計。探之以聞。

張載既見十二葉

魏晉間中書兼著作。掌國史。故博覽圖書。且張載省父

列傳四十七　任誕篇

于蜀親覩岷邛
稔取穀一熟義
皇甫謐數見以下
上中卷數見者不
掲示
機雲見上卷九葉
劉惔字眞長眞長
望月四十五葉
王恭既見六葉
泰氏曰凡事盡力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都、張衡二京）。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呉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欲爲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呉人鄙中州人謂傖）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康帝時。爲中書監録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作酒曰釀家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温克也。（克勝也言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也小雅云飲酒温克是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説。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治事以無爲無事矣）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覽冥訓

爲之曰痛
冀充青徐
揚荊豫
梁雍
四極後世所謂禮
樂刑政之類道本
一也分而言之則
有禮樂刑政之名
故曰斷鼇足以立
四極鼇有四足與
五色石相對爲文
耳傳曰神靈之鼇
背負蓬莱之山無
比反賊黨類之理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蓋寓言也四極四方極遠之地也廢言不沿也裂言反者割據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言天地陰陽之氣不順也）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爁炎行也言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貌言多雨洪水也皆陰陽逆氣所致）猛獸食顓民。（顓善也）鷙鳥攫老弱。（如堯洪水時禽獸偪人是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正上下之分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交友之倫鍊猶理也五色以取喩五倫各色石以取義堅固不可易也輔相化育補天之所不及故曰補天羅泌曰以女媧爲伏羲之女弟又以爲顓頊之母皆因女字以爲婦人與益從漢呂后唐則天而成其説耳俞琰曰名之女媧猶國名女眞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記止稱蛇身人首有神聖德代宓羲立一號女希氏初不著其爲女婦也是必非婦人矣）斷鼇足以立四極。（斷鼇足謂剿絶其黨類也立四極言紀綱新立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十日史所謂繫大風射十日皆言誅滅也）積蘆

方術傳

狡虫謂猛獸鷙鳥也叛賊之説鑿矣

既遇事見中巻四十四葉

灰以止滛水。（葦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滛水、滛水洪水也、）蒼天補四極正。滛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狡、黠也、蟲含血生類之總名、狡蟲謂叛賊也、顓民對叛賊言、猶云良民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也、）長房隨入深山。（從仙翁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囓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葛陂、陂名、）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題曰縮地、注闕、神仙傳云、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此其事也、）

卷十二

琰與毛玠典選舉用清正之士事見上卷二十九葉

入軍府謂仕爲幕府掾屬

咸字包林

列傳二十二

梁孝牛禍二十八葉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林以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晩成。（琰獨以林爲大器、）終必遠至。（遠至、高達也、）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錬不消。皆公才也。（三公之才也、）後咸至鼎輔。（鼎輔謂三公也、比鼎三足、）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

蒙梁國之縣
田氏名不傳故曰
甲　漢指天子朝
廷　刑徒之中
師古曰治謂當敵
也猶云對治　董
份曰知當世取舍
者智也智者宜或
失于薄而安國乃
又忠厚矣貪嗜於
財宜其所舉皆汚
墨而安國又舉廉
士　士之所稱未
至國器唯天子以
為國器

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云、溺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與治也、）卒善遇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題一作長孺國器、或云後人所攺、而崔琰已稱字、國字不重、尤為允當、）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呉人。器量淹雅。（淹與奄通、大有餘也、）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翼亮猶輔佐輔佐
累代天子其弘重
終始不變　物兼
人與事言
司馬遷傳抵捂注
下觸謂抵斜觸謂
捂共非牛旁悟忤
也違戾也與牾字
混者字彙之誤
文帝為五官將時
魏主以曹植才藻
敏贍愛之欲以為
嗣問詡詡默不對
魏主問其故詡曰
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曰何思詡曰
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耳

以玩有德望。（令德之名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知言解、見于翟湯隱操注、）玩翼亮累世。（玩自元帝時與兄曄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牴牾曰格、）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縉紳也、士大夫搢笏于紳帶間、故朝臣曰縉紳、）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張良、陳平、）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文帝以因前詡之對太祖定其位、德之、即位首登上司、實非其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道、老莊、）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列傳十五

卷二十二

劭何曾之子何曾食萬四十一葉

秦氏曰言無所不足當作言無是其所不足王云弼明老莊此言似為退一舍恐非本色

年二十餘卒。何劭爲其傳曰。弼字輔嗣。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爲吏部尚書。（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未見古本世說）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爽清快也）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山濤稱奕）太康中。爲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隅也）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禄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逸民傳

列傳六十八桓温傳附之

人口寡者以升分之多者以斗分之

逐雞之竿　怪麥不在而問之鳳方悟暴雨

將軍之佐吏故著戎服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自穢也）後舉直言。到公車。（公車解見于羊祜識環注）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爲征西桓温參軍。（征西將軍）（桓温）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

盛孫楚之孫

風韻高遠

換借換也玉篇貸也世説作兩婆千萬兩婆猶兩箇

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也、）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歌聲不假物出乎喉故為自然、笛聲出乎口是近自然也、）

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輿所構、附會以成罪曰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間、隙也、言無隙之可議也、）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興於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票流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嬉讖曰。（陰嬉讖、緯書名、）庚子之旦。金板剋書。（剋刻也、刻文字、）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其文云云、禽與擒通、）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龍逢與紂同姓、）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温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黄門侍郎。華强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存諸心也、）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歳拜中書令。贊成伐呉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

卷六

司空象中台星中台光芒開坼如分爲二星

待接待之待

或作土燮三國時呉人

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虐后謂賈后）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中書監之署）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坼裂也）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以忠正爲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燮　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内其口中令人舉其頭搖捎之（搖捎動貌）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爲種一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偸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家人知其偸杏乃送還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列傳四十五

以飲懐中藥且得禁方能自皮外見五臟癥結其診脈知病特以爲名耳其實不待診脈

陽谿陽池陽谷在手外部謂之外三陽正義所謂三陽中穴名殊髎豈可悉取其血乎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索隱云長桑君神人也）出其懐中藥予之飲（本傳云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問聞其病死狀乃云吾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厲磨也石砭針也）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少陽太陽陽明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

列傳六

扁鵲使子豹爲五分之熨子豹乃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或左或右故曰更
初扁鵲見太子曰所謂尸蹷者也陽入陰中動胃纏緣
一說適者不寒不熱之謂　八減者蒸熨劑非服餌之湯液　耳目之力衰不聽明猶肌膚之麻痺故曰耳目痺

此時光武將自徇燕趙擊尤來大槍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子也齊與劑通）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湯卽八減之齊）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痺腰脚痿弱之疾老人多患此）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脉者由扁鵲（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温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内堅

列傳五十六

等諸賊故曰勿令北度
卽時定之不可猶豫　詳說引集覽云執金吾雖非卿亦陪卿漢九卿奉常　光祿勳衛尉　大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因士大夫言其得秩奉非己一人功耳
兩龔見上卷五十七葉唐林唐遵漢書無傳蒙求不載武薦龔唐世重其薦賢
文者文法舞文之文　人納賂或因

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帝曰潁川剽輕聞陛下有事蜀故狂狡乘間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不爲郡守）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俸通）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獎勸也）爲楚内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列傳三

親姻請求進用故立科條防其請託刑名謂專任刑法爲政刑必有名故律書有名例史記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注黄老尚清簡申子書言人主當執術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曰術商鞅所爲書曰法通曰刑名法術又張叔傳叔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評云雖刑名學而有仁愛心李斯爲秦王廷尉毀之曰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法誅之

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撿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二世本紀啜土形、太史公自序傳作啜土刑、可以見已、韓非子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以名責實、謂之刑名、刑名、即形名也、故曰、審合刑名是也）而其歸本於黄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道言也、）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爲強國所削奪日衰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

逸民傳

中卷十一葉孟光荊釵注併見　自大學歸鄕里權勢冨豪之家自扶風東出關過京師適覇陵爲勞民以極宮室壯麗　此歌押韻不可解盖以噫字爲韻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鄕里埶家慕其高節（埶與勢同、）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德曜、）隱覇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娯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葬人地、）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崔嵬、高大貌、）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遼遼、廓也、言廣大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爲非朝廷也、）求鴻不得乃易姓名（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廡堂下周屋也、）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擧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列女傳

卷二十一

蔡邕倒屣中卷三十五葉

王粲既出中卷六十二葉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歳時。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絶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爲偶得之、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覆復初也、）棊者不信。以帊蓋局。（帛三幅曰帊、）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思。覃思亦不能加也。（覃、盡思慮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列傳六十六

巫視人家女好者。娉取。洗沐之。爲治繒縠。治齋宮河上。張絳帷。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浮之江中。浮行數十里乃沒。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官屬。即縣丞下文所謂廷掾是也。典知倉獄。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歳賦斂百姓、收取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其餘錢三老廷掾與祝巫共分持歸、）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何久不還）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于河）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

謝玄既見

糴市穀也

（正義云、簪筆、謂以毛裝簪頭、禮服也、磬折、謂曲折腰、）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狀、審得其狀也、）若皆罷去。（若ハ汝）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注云、貿ハ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詭ハ責也、）珠漸徙於交阯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

光武帝

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苦及利益之事、）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江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反火、亦止火也、）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ハ遲鈍也、）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列傳六十

此箋當在雷煥送劍下

韜面曰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頌德刋石

不入房室蓋娶妻後事

李膺見上卷四十三葉

不得白姓名接見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定者曰經、動者曰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注云、韜藏也、）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注云、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邶風凱風序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感其孝志、此其所以感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

高明尊稱指融

猶言舊識識言恩

箋坐中以告謂以先君孔子云云之語告於煒

觀君所言甚不奇足以知君早慧

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觀君所言、而知君之早慧、）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隅坐

三輔決録。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雅正也、偉奇也、）昨日仲將又來。（仲將元將之弟、）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也、）

列傳二十九、

孫休呉景帝

事既見潘岳望塵
南風擲孕注

已于秀僻説

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呉録。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呉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寵待之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騭。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中宮即賈后）大爲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搆害愍懷太子。（名遹、宣帝太子）遂廢賈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矯詐託也）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己聽於倫。（已已于秀）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爲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貂、解見于阮孚蠟屐注、）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狗尾續貂尾、言奴卒不稱冠、）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車蓋也）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錄猶收也、）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戸扃如故。並失所在。（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

列傳十七

倫自稱皇帝遷惠
帝于金墉　廝取
薪者通稱役徒
奴卒列位猶狗尾
續貂　足續叶

齊王冏等起兵討
倫乘輿反正

景帝孝王之兄
栗太子景帝之子
竇太后景帝及
孝王之母

袁盎郤坐上卷三
十葉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内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注云、太子榮母栗姬、故稱栗太子、）太后心欲以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列傳二十七桓榮傳附

列傳四十

政本傳之誤作正爲是

驄青白色止史叶

闗說於帝。（通志畧、袁氏嬀姓、胡公之後、子孫有字伯爰者、以王父字爲氏、故又作爰、闗止也、說去聲、止之曰、漢家法周道立子、）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盎踈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王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罸。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本傳作政、從之、）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牾宦官。七年不調。（在御史七年不調、）獻帝時爲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召尊爲郡令。（新刻本、刪落徐明一節、今補復其舊、）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云、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徼塞也、）後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云、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塡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列傳十九

王陽囊衣四十九葉

本傳金隄下曰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人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云云

申不害商鞅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頴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見于韓子孤憤注、）以文

酷吏傳

錯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

吳王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

史記吳王傳無獨有之有字默然下有良久二字

丞相青翟

行市漢書之註誤

斄音胎

史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吏持法寛則陷于故縱不得

學爲太常掌故。（掌故、主故事吏。）錯爲人峭直刻深。（師古云、峭謂峻陿。）孝文時擧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在國之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云、顧念也、誠實也）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錯議云、群臣不可信、）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斄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刀筆解、見于李廣成蹊注、）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見知法、謂見知人犯法、不擧告、爲故縱、）吏傳相監司以法。（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盡自此始。爲人廉裾。（師古云、裾傲也、讀與倨同、）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宣帝紀

不刻漢書之文誤脱

亮三出　出斜谷

壘南原

命帝之帝亦指懿下同

辛毗引裾上巻二十五葉

大抵當本邦三四合

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幗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魏明帝、）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馬懿、）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鈍兵挫鋭、故利在速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幗、婦人首飾也、遺之者、辱其無丈夫之志、怒之挑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罸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食少事煩）竟如其言。（如帝所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

卷二

姜維膽斗中卷七葉

入斜谷

葛達叶

先主既出 靖王ハ孝景帝之子孝景前三年為中山王至曾孫國除

靈帝中平元年鉅鹿張角擧兵其軍三十六萬皆著黄巾

使君ハ州牧之稱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亮已死、匿喪而儀出、宣王即宣帝、）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以爲亮之計退走、）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盛貌、）或謂當出貴人。（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合聚五采羽爲幢、曰羽葆、）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黄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本初袁紹字

列傳六十二

隱逸傳

阮籍爲步兵校尉事見六十葉籍陳留人江東步兵猶言關西孔子

冏殺趙王倫及孫秀爲大司馬輔政驕奢專權張翰等慮及禍即引去河間王顒成都王穎等起兵討冏殺之

陶侃酒限六十一葉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步兵、謂阮籍、）既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此書長篇載文選其首云五月二十

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録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秫黏粟、宜釀酒）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秔稉也、稲之不黏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郷里小人邪（拳拳勤懇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琴節曰徽所以表發撫抑之處）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閤

列傳三十八

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云云

旅衆也

不合上意故爲不能召見是元光五年事弘年七十容貌甚麗難解

擧首謂擢第一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爲太子時（題曰魏儲謂太子也）嘗與元城令呉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妙精微也）彈棊間設終以博奕（彈棊戲名）高談娯心哀箏順耳（哀箏謂箏聲清也）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免歸（使匈奴還報、上以爲不能）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解見于黄霸政殊法、金馬門名）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云、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師古云、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

列傳六

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　徙仲舒事見中巻二十一葉

元王子夷王、夷王子王戊

（以別於掾史官屬）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云、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異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儒生、申公即作魯詩者、浮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以鐵束頸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列傳五十六

師古云、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徐稺既見五葉

中官指曹節等事、略見上巻四十三葉、元禮模楷疏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稺。爲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爲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宦官也）

列傳三十一

列傳十

漢書張騫傳末言李廣利事不絶其筆起李廣利傳故與他傳文例不同

耿恭拜井三十九葉

本傳令史下曰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　中卷四十二葉馮異大樹注併見

阻水即韓信背水之意

光武恐衆心沮喪陽爲疑候吏之言再令霸往視故曰候吏果妄語

上濟渡也下濟成也權宜之計以濟事此霸之功河水

廣利泉涌　王霸冰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少年謂無行義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耿恭拜井注）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爲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澌冰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拒敵）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監護渡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軍皆渡唯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列傳六十

列傳四十七

亦合此天之瑞

孔融再出　該覽二字誤本傳作博涉多聞　協和同也

積嫌疑應無所協附

意字亦誤本傳作深

平陵屬扶風

以爲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注云袁紹曹操）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迄竟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不言以爲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以

列傳二十一

崇諫太后　董賢
見前
標題賓客雜沓之
義
市水叶
世祖光武

徙
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諂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責崇）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云。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稲田八千餘頃。（注云。狐奴。縣名。）

同上

附枝一名寄生。一名寓木。政治不節。則附枝生。　枝岐
支叶　支拄也。又度也。計也。
計掾名樊顯
臨川太守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樊顯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嚢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胡威事。見于胡威推縑注。）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寛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小學註婢詐跌以翻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注云、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稷、縣名、）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行部畢還、）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寛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加也、爲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装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汙朝服。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爲長者。

霍光見前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顯欲皇后其小女、使女醫淳于衍毒殺之、）及元帝爲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以外家姓稱之、故曰史皇孫、如衛太子、）武帝末。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丙吉牛喘注、）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

列傳四十三

史冊青蒲中卷三葉
賢父子既見中巻二十三葉　傳經之傳讀為附
匡衡鑿壁上卷四葉
如淳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哀帝時攺丞相為大司徒

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冊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冊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爲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醇酒也）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宰相故題曰相延）

雍伯種玉　黄尋飛錢

漿水與米汁相將之名水名有黎漿則水通稱漿
汲於山下貯於坂頭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衆共之曰義）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歳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女甚有名）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壁一雙來當爲婚（公微賤徐氏以爲狂故計不可有戲云）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録海陵黄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有拾得者）富至數千萬（尋家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列傳五十六

三府薦士對策問每府有甲乙科

上卷三十八葉黃琬對日注及疏倂見

列傳四十三

陳蕃見前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一日千里、喩驥）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隷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注云、稜、威稜也）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反爲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陳蕃周擧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注云、吝貪也）及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汪汪、深廣也、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後擧辟無所就。奉高閬字。世說千作萬。淆作撓。與此小異

蕃爲太傅時憲既死

袁閎袁閬之誤

箋至此解頃字狂妄

列傳四十六

孔愉放龜十一葉
丁潭亦會稽人

自新篇

陸機吳人乞休假歸吳今宦于洛故

虞騑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爲人所仰曰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游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

困誓篇

曰還洛　世說作
船屋上

詳說曰置屍牖下
是黜殯也

洛。（假、休假也、）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重、）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子鰌字子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為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列傳七十一獨行傳

襄十四年

子庚莊王子午時
為司馬

亂而不損曰靈戮
殺不辜曰厲　共
恭同謚法既過能
改曰恭

汝南潁川　西華
縣屬汝南郡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下文所言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靈猶言福廕也、）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善終曰保首領、）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蝗亦除去、）一境奇之。

擁遮也

廣利見前

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大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爲戊已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搏擊也）。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絶澗水（匈奴擁絶澗水之源）。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關寵爲謁者。與恭同入西域。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鮑昱議曰、今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匈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云云　帝然之。　昱復奏恭節云云

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以爲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六國時衛弱、但稱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社稷臣與國爲存亡者　衞青公孫弘共見前

孟嘗君田文見下

按此歌本以乎叶魚車家賡韻家古胡切豳詩未有室家叶据荼小雅復我邦家叶居樗

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見于前、）上賢而釋之後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曰（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劍把也、欲與俱去、）君聞食之比門下客（門下客、饌有魚肉、）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也、）誰能爲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嘗君名、責讀曰債、逋財也、）煖署曰能（署書也、）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木牘書之、剖之爲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國、薛其采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爲文市義乃今見之

按史記亦作燒券標題折券字見高祖紀李氏失考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列傳三

此箋亦煩

列傳三十八

二陸入洛見上巻九葉　簒位事見二十七葉

晉書。何曾字頴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爲司徒。武帝踐祚。（祚位也、踐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毎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主天子膳食署、）帝輙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也、）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彦先。呉人。弱冠爲黄門侍郎。（仕呉爲黄門侍郎、）呉平。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簒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督率、督率臨督誅叛黨者、非官名也、蓋臨時命之也、）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列傳十五

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據注當作孔珪

列傳三十九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爲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戸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燈光不及也、）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於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彦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珪

陳蕃語既見三十
三葉箋。依他例當
言陳蕃事見于陳
蕃下。搨注龍洲健
忘。詳說云。樂有
坐部立部。故曰兩
部。鼓吹總言樂器
晏王弘之孫。弘
見淵明把菊注。尊
貴之人出入隨鼓
吹。元徽帝昱年
號。
顒著切韻
使不許顒再得至
此草堂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几人所凭坐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萊、使蛙棲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不及蛙鳴）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令。（顒初隱鍾山、後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顒嘗所隱居之處、）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山也、稚珪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無主、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其實稚珪自怨自
驚

趙王與秦王會飲
酒酣。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藺
相如復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內。臣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王為一擊
缶。秦終不能有加
於趙。趙王歸國。以
相如為上卿

廉頗負荊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且素賤人。（本宦者舍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宣徧布也、）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廉頗與秦王孰可畏、）曰。不若也。（不若秦王之可畏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為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列傳十九

時王稽使于魏

綈袍（正義曰、今之麤袍）

雎歸取大車駟馬

負荊（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之相也）。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云、簀、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賈言馬病車軸折、雎託借主人具之、）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汝惡我於魏齊罪一也、辱我於廁中、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列傳十二

詳說云、即楚國先賢傳。張方賢晉人、故曰晉先賢傳。以手曰擘張、以足曰蹶張

孔翊絶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囑託也、）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鄧通銅山中卷十
三葉
檄解見上卷毛義
奉檄箋
本傳謝丞相曰是
吾弄臣君其釋之
陶潛再出
延之即延年見前
始安郡守

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云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眞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齎持也）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籃轝編竹以爲輿也）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顔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款愛也）後

就菊叢酌醉後歸
宅　郡守兼武事
故稱將
安苦節謂不厭貧
劉惔再出
蓽門柴門
晉穆帝三歳即位
元帝子會稽王昱
輔政穆帝哀帝相
尋崩帝奕立桓温
廢奕立會稽王昱
是爲簡文帝　王

爲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也）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枝也喩拔於俗爲標）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芒草似茅皮可以織屩）雖蓽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列傳十

濛市帽既見、

許詢勝具中巻五十五葉

褐道士服　直不必訓故

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韈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服虔云、楚人謂橋曰圯、）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ハ毛布也、制若褎、）直墮其履圯下。（師古云、直猶故也、）謂曰、孺子下取履。（孺ハ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云、愕然、驚貌、歐、擊也、）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旦ハ昱日也、）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黄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省ハ視也、）良以爲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爲留侯。

列傳二十

以高祖爲天授。詳說引運命論曰、張良說於群雄、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未嘗獨將兵。常從高祖。

調選也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如淳云、漢制、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爲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列傳十七

產業田宅　符即
繻也丹從宛人陳
洮買入關符
更始詳于中卷四
十五葉
杜林駁堯上卷五
十一葉張湛白馬
中卷四葉侯霸臥
轍同十四葉郭伋
竹馬三十五葉
士稚當作士雅

列傳三十二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産業。（注云、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注云、諸使者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爲都講。（都講解、見于楊震關西注、）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果乘使者車出門、）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博覽書記。該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

洛陽陷時流徙於
江左者
詩謂予不信有如
皦日日取明江取
清言不清中原而
還渡江水必被神
罰其明白如水
譙郡梁國

列傳二十六

中卷二十三葉夏
侯拾芥注云勝受
詔撰尚書論語説
大夏侯是也勝從
父子夏侯建號小
夏侯　大學長頭
説不穩身長八尺

之志。（振、擧救也、復、復舊也、）還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者有如、誓辭、）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隷。皆恩禮遇之。由是黄河以南盡爲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天子以冊書贈官曰贈冊、）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愼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兼通五家穀梁之説。（注云、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彦等、皆爲穀梁、見前漢書、）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

列傳六十九

列傳十三

二十疑其頭亦異常諸事不決問瘢面同語氣　休頭叶

馬融既見

雙重叶

休。賈長頭（賈逵爲大學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俶作倜同、見郤詵枝注、）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左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注云、援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後漢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注云、洨縣名、）卒于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爲不侔矣。（侔等也、）且秦地

扼謂捉持

張晏曰春爲歲始以其首謀都關中號奉春君

史記匈奴傳單于有太子名冒頓

單于解見上卷十葉王商止訛疏

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云、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張晏云、亢、喉嚨也、拊、擊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强。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必以爲閼氏。（師古云、閼氏單于皇后號也、）生子必爲太子。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大父祖父稱也、）（此外祖父也、一時乘辯言耳、）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

廉頗見前
趙奢號馬服君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馬服君之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秦發河内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敖氏雜言曰。坑殺。掩其不知加害也。非眞堀土爲坑也。若眞爲坑。四十萬之衆。寧束手就之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震懼也）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窻

王吉再出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曰。妻字弄玉。（穆公女）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雝宮中。（雝宮秦宮名）時有簫聲。

幽冥録。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九眞郡出長鳴雞）愛養甚至。常籠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材與才通。器能也）而禄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一囊之

列傳十六

馬援再出

吳祐後漢書列傳五十四　五嶺始安　臨賀　桂陽　大庾　揭陽　非五嶺皆踰也

兼兩謂車二乘

撫祐之頭

李札見四葉

（衣也、）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恡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恡。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爲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恡。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愼。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

列傳四十九

列傳三十一

寅子名師利、墅　別業、一本作塾

求米六斗　襜帷

婦人車飾　臺御

史中丞之府　任

彥升奏彈文長篇

載文選　昔人以

下斷案文體　氾

毓事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

故人之義、姪之食

於叔、非故人之比

一說、弘薄於故人

整亦薄於姪　交

字無義、假左傳語

耳　新除官即中

軍參軍

也、）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爲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責姪食費、）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氾毓、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飯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何其不能折契鍾庾。（契、券也、高祖紀、歲竟常折券棄責、六斛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而襜帷交質。（左傳、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冠也、）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京兆督鑄錢掾、領長

我所奏言政事得失天子即決斷

諫說州將尚且不能使之從己所言

州將即馮翊太守

貢禹見中卷三十二葉

不能忘贈馬人雖不受賂悦其贈之欲選舉授官是私也然知其私而克之故亦終不用其人本傳注憒憒

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悦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未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益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々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爲會稽蜀郡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判斷無所避、）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注云、蘊藉猶寬博也、）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心思想此馬、不能忘、）而亦終不用（注云、雖爲司空不用駿馬）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列傳四十六

列傳十九

御史盖執鞭者使之前驅自拊馬

憮如字愛憮也按孟康曰音詡北方人以媚好為詡眉媚好不可解

東海王見前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偸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偸盜（師古云枹擊鼓椎也）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醇專也）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也、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蘇林云、憮音嫵、好媚也、）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通達而易簡也）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任達解、見于仲容青雲注、）

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屑以坐除名不快快介意已齒叶

庾亮見前

詳說引千百年眼云孟子載陳仲子咽螬所食之李而後目有見本草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据此則婢飴蠐螬亦孝感所使然

坐除名。（坐家僮取官稾）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衣也）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適名利、而寄心於丘壑上也）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螬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爲小中正。

意自皆屬鄰母所生之子

赤眉見前弛兵釋甲韔弓之類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妻、龐盛之女）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遣、逐去也）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村落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黨錮傳序

矩武叶印進叶
范滂為太守之職
博諾叶孝嘯叶
上巻四十三葉元禮模楷注併見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沼擊也、）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皆委任政事也、）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宗資南陽人也、畫署文書也、諾、諾所請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成瑨弘農人、）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天地篇

列傳七十二

北軍解見中巻六十四葉鄭寄賁友箋
相迫謂三反徵之引入禁內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固請、使者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于何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傳十六

與糴通則或爲農或爲賈也疑是言所販之物而字誤今不可考

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是董遇恒言

鄧艾大志中巻八葉　七郡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眞　南海　日南　上疏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相與稆通、負販、負物賣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能曠日、但急於成故曰渴、）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之位、）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始皇本紀

勸出降　無虞謂後主受魏封爲安樂公　蒙賴全國皆謂蜀中不罹兵燹而免飢荒

二世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令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乃誅大臣及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内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

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警也、）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賴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内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不能與此謀、）奉書從事。（奉詔書旨、行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列傳二十八

云云

嘉平齊王芳年號

魏主芳昏懦受制於司馬氏凌憂之欲廢芳立楚王彪以抑司馬氏權會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表求討吳而其計泄

列傳四十一

與長頭之賈逵同名異人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宣王、司馬仲達也、）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山堂肆考曰折簡猶言半簡也）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魏略云卿非肯逐折簡者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逵字、）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地名、）仰鴆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爲祟。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槖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解見于表宏泊渚注、）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盧。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列傳十三

長安東郭門

每請賓客輒賣金

趙佗爲南越尉故曰尉佗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師古云、魋與椎通、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賈因說

列傳五十二

橐中裝不必從註

好時雍州縣名

前橐、尉佗之橐。此、陸賈之橐

女下添等字看

陳平多轍上卷五十五葉

荀淑再出

佗。（說其利害）佗蹶然起謝賈。（師古云、蹶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珠玉之寶、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它送亦千金。（蘇林云、非橐中裝、故曰它送）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後爲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朝廷）名聲藉甚。（藉甚解見于王衍風鑒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

列傳七十

梁冀事見上卷五葉

理辨決也

十二上脫年字

杜喬見上卷

慶弔不行不出門也

八龍中爽無雙

龍雙叶

就不入都謁見也

平原王勝和帝子

獻帝都許昌

畀長文伯達爲割肉沽賣者

荀彧

對策。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見出）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吏持之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于王符縫掖注）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注云、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對曰。吾安能

字文若　按世説請客下亦曰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噉肉也一説荀有感容監厨可噉餘肉請客謂伴食侑客　融才優修自我見之猶小兒耳　其餘不足數　碌碌箋註見六十七葉　擧祖數叶

卷八

劉向新書

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注云、趙爲盪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注曰、典畧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廚也、）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擧。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爲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注云、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鵰也、）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黄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去、行也、）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

列傳五十七

本傳門下史下曰歳餘除爲郎給事黄門　成帝哀帝平帝三世　前輝光謝躬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始自此　恬靜不趨勢利　莽以符命自立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歆子棻豊子尋又獻符命因殺豊父子　奇字古文之異者　不與獻符命事　盖以下十字師古註　侯芭鉅鹿人　爲論語作法言爲易作太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簒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云、不須奏讀、）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謿之言譏之也。（解謿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

玄（本傳歆觀太玄謂雄曰今學者云云　以儒學得禄位者　寘閣叶静命叶）

列傳十一

不媢人之才達人之志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禄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甥妹子曰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相者之言成）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皎厲潔白嚴正也）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沙汰揀也）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襆帊也帛三幅曰帊蓋包衣服帛也被寢

趙世家

晉文帝爲魏相國時魏舒爲參軍

簡子名鞅

衣也包寢具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解見于李彦須袖注）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卿喪亡（所辟府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行馬解見于王覽友弟注）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悦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辠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諺曰千羊裘非一狐腋腋最貴）諸大夫朝徒聞唯唯（唯唯應辭敬）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正直之言也）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諤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辯通傳

逍遙游篇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出胷。皮膚如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衒自媒也）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續晝、女樂俳優、縱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爲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綽約柔媚貌、處子處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定三年

閽守門者　按前年傳莊公與射姑飲酒射姑辟酒私出閽乞肉于射姑奪閽之杖以敲其頭

卞杜註躁疾也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沃灌也、沃階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閽有怨射姑故誣之）命執之。（邾子有潔疾、見其不潔、怒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苛碎煩細也）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蹋踐也、壞毀也）

苻朗皂白　易牙淄澠

載記十三

苻堅前秦主見世系及上巻三葉

東晉都揚州建業

所由其物所出及下文雞棲半露黒白之類

謂秦為關中

生財之不乏也

進食也

説符篇

列傳十

織葦如簾薄

吹簫如挽歌或曰樂喪殯若樂人

引強所謂彎張

晉書。苻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超然、高舉貌、）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所由、謂其由之然也、）會稽王為設盛饌。（為苻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黒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巻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蠶具也、許慎云、葦薄為曲、所以養蠶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服虔云、能引強弓弩官也、）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宮中掃除之役者、）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云、木彊謂質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云、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嚮、責諸生説士、不以賓主之禮也、）趣為我語。其椎曽少文如此。（椎、謂樸鈍如椎也、）舊本薄作蠶非。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云、繒者、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列傳十一

屬大事付託崩後事也後果誅諸呂立文帝

引如淳説則説事當從史記作説士

垓堤名在沛縣

東城縣名屬臨淮

巻九

常良叶

如先主意指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郷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常、故稱五常、）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呉。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列傳十九

列傳四

六即六安。因相者言改姓黥。以厭當之

耦類也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廚庖廚也、軍營士、有善釀者）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居母喪）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盜。（師古云、曹輩也、）衆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布之功常為諸軍最、）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為淮南王、）

梁、項羽季父。籍、項羽名。不入關以前屬楚懷王。霸王之業未成。故直稱名

高帝紀及張良傳

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為東楚、九江以南為南楚、

張良再出

列傳六十三孝

鐺、釜之有足者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閣道也、險絕之處、傍鑿山巖、施版梁為閣道也、）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

義傳潘綜傳附之

列傳三十六

東晉安帝不慧會稽王道子輔政後委世子元顯朝政大亂東土囂然孫秀之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宋高祖劉裕因討恩有功而起

范逵之僕從亦極醉飽

荊州江陵

殷浩見上卷五十四葉

江逌藝雞注

進謂增限數

儀服鮮異不哭而出遣人尋其去處

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采也）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遺在役而亂作、未知遺存亡、）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戸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爲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髲（髲編他髮）（被髲者所以爲飾也、）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荊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丁憂、解見于隱之感鄰注、）艱辛在幕下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去（冲上飛也、）

致思篇

列傳二十一

實日密叶

二疏散金五十四葉疏踈同去踈字足旁姓束

楚昭萍實　束晳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取之以上楚王、）王怪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楚使者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踈之足（足古作疋、故言去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爲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列傳三十五

顯節陵明帝陵名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曰書足記姓名學字也擊劔索隱説見相如題柱疏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埽云云）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歩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擧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云、衒行賣也、鬻亦賣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也、如淳云、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劔。（師古云、擊劔、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呉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云、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劉攽云、可使有勇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之勇士、）捷若慶忌。（師古云、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信若尾生。（師古云、古之信士、）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云、以爲大奇、）令待詔公車。（待詔、解見于黄霸政殊注、師古云、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倶在左右。詼啁而已。（郭舍人、倡優之見幸者、啁與嘲同、）

世説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歩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豉、配鹽幽尗也、尗、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其在釜底然。（其、豆莖也、）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文學篇

讀箋註如蒙求至此始有公車字枚皐詣闕上卷二十七葉

持猶以也其為火煎豉汁豉汁為熱湯煮豆比文帝忘同胞之親將殺己汁泣急叶　陳思王事詳于中卷六十三葉子建八斗注

列傳六十六

老脚遠來是自苦也

列傳二十一

或携手或執杖謂之自扶

他人不可得息此亭舍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注、厖ハ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値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肅宗時。遷蜀郡太

作臧祚切與暮袴叶字典爲子賀切引此歌證者誤

列傳六十一

詳說云字孤言字育孤子指兒無常父・

父主叶

主下脫毓字

列傳三十七

晉懷帝永嘉五年

永嘉五年石勒之亂已數見

外甥　姊妹之子

守。廣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火災還不止、）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ハ短衣也、袴ハ脛衣也、昔者衣食不足、襦且無有、今乃至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郗鑒吐哺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育兄弟之孤、如己之子、）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爲太尉。初値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餧。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

所存指兄子與外甥

厚養從母

列傳三十一

朝廷授節使得專生殺之權故殺人必仗節臨之・斬之哭之果有悔弟純刑殺比於兄晞轉酷故題曰荀

周翼並小。（幼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非有餘以飯君）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邁翼皆得存）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剡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從母之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題曰弟轉酷言於從弟特嚴酷也）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

弟轉酷箋註怪妄多置轉易嚴刻三句各一事非連屬之語

列傳六十

詭秘之詭非詭譎之詭故曰莫能測

洛陽即河南郡都亭見八葉

行矣使延年歸府不欲久見其面故曰行矣

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刺史。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文法也）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云。飾文而入之為罪）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云。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師古云。奏報行決也）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云。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

屬羨致書於豫章
馬傳曰置歩傳曰郵
陳群蹙容中巻五葉

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云、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云、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王承魚盗中巻十八葉
屢爲太守
奕謝安兄
洪曹操從弟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蹹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洪範云、高明柔克、）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

賢明傳

世說為主荀粲別傳為序言故與他注例異

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世說惑溺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請問、問安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曰可以去矣（長婦為姒、蓋蘇兄之妻也、）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婚娶有醮禮、父醮子而迎其妻、妻于歸而行合卺、皆醮也、皆但酌而無酬者也、語又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之遂不聽（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專愛為善哉、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為首、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季悼子之子、）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文伯之名、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宗、故懼干其怒、按穆伯康子之從祖叔父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謂母稱主、嚴敬之辭也、）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而汝也、言己居官而未聞道、）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義慶長沙景王第三子為臨川王嗣著世說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貢獻也、）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

列傳第三

母儀篇

宋文帝見世系

魏太祖為漢司空時以琳瑀為屬官記室書記之官

頭風與頭痛異然患頭風者必兼頭痛

此與吳質書二月三日書與前書異

大王。照勃然曰。（勃然盛氣色變貌）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蘊智能自不見故也）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碌碌猶鹿鹿言在凡庸中也）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避見害才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舉貌言出於衆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況搜神列異。（搜神記幽冥錄齊諧述異等記）浩浩雜書。（浩浩言饒有餘）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新刻本妄加後世二字失其意矣）此甄擇恐難全備也。（甄表也）

芟煩摭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本於莊子）徒欲強記洽聞。終恐唇腐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摭精華。（冗剩也如冗官冗物之冗摭拾也）冀

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本文轉音之字加半圈者未遑校訂恐有紕漏若其旁訓則間有所刪正覽者察諸

佐二木玷識

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附官職考略

○縣尉（大縣兩尉、小縣一人、掌巡捕盜賊、及撿覆之事）○武騎常侍（常侍從格猛獸）○佐著作郎（著作郎見上卷）○安北將軍（平北、鎮北、征北等、臨時立名、東西南皆同）○刺佐（刺史之佐）○安漢將軍（益先主所始置）○東閣祭酒（祭酒義見上卷）○秘書郎（○圖書允）○軍諮祭酒（諮議參軍之上首）○宰衡（周公爲冢宰、伊尹爲阿衡、故以之稱王莽）○東曹掾（見上卷二十九葉、毛玠公方註）○督郵（郡守屬官、糾察郡中）○振威將軍（與下奮威將軍同）○貳師將軍（始于李廣利）○軍正（同軍司馬）○尚書僕射（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爲僕射、督課射騎○頭辨）○戊己校尉（漢元帝始置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有正位、土居中兼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撫諸戎）○主爵都尉（掌列侯、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國子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承問對○大學頭）○奮威將軍（漢武帝始以田千秋任之）○中軍參軍（中軍將軍之參軍）○小中正（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太史（既出上卷、掌天時星曆、記瑞應災異○陰陽頭）○太子少傅（○春宮亮）○員外郎（見序標疏）○中涓（師古曰、居中而涓潔、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掃部助）○步兵校尉（漢時掌上林苑門屯兵）○將作大匠（掌宗廟路寢宮室陵園○修理大夫）

○國侍郎（諸王國侍郎、贊相威儀、通傳教令、大國四人、小國二人）○軍謀祭酒（軍諮祭酒同）

周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周三孤

少師
少傅
少保

秦三公

太尉（漢改大司馬）
丞相（漢改名相國又改大司徒）
御史大夫（漢改為大司空）

後漢三公

太傅（上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晉八公

太師　太尉　大司馬
太傅　司徒　大將軍
太保　司空

三省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黄門侍中）

東涯氏曰。三省共後漢以來近侍之官。初以官者任之。晉後用士人。其權漸盛。終秉政柄。大抵光武懲西京三公專權之弊。初置尚書。三公失職。魏置中書。而尚書見疎。東晉以來。侍中專權。而中書之職分

九書堂蒙求略書目

岡白駒箋註　明和四丁亥歳　原刻
同　寛政四壬子歳　再刻
同　天保三壬辰歳　三刻
同　安政五戊午歳（佐ゝ木向陽標䟽）　四刻

蒙求　原板
同　詳説　宇都宮先生著
同　頭書
同　音注
同　音釋

箋注蒙求
補注蒙求　大字　細字　小本
同　新校正　大典禪師著
同　無點　大字　細字
同　翼

蒙求理諺抄
同 國字解（洪園先生解）
同 圖會
同 二編
同 三編
續蒙求

岡白駒先生著述略目

詩經毛傳補義
補注孔子家語
孟子解
助字譯通
左傳觿

蒙求爵位考
同 官職考
新刻蒙求（南郭先生著）
同 國字弁（東山先生著）
同 片カ十付
蒙求和歌抄
開口新語
小說精言
同 碎言
同 奇言
史記觿

安政五戊午年八月

發行

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同 所 小林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同 所 和泉屋吉兵衛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京二條通衣棚角 風月庄左衛門
同 寺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治右衛門
同 寺町通三條上ル 大文字屋與三兵衛
同 同 所下ル 著屋宗八
同 三條通境町 出雲寺文治郎
大阪心齋橋通南一丁目 秋田屋市兵衛
同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心齋橋通南久太郎町 河内屋又一郎
同 心齋橋通唐物町北へ入 河内屋吉兵衛